

2024 年望江南改写

望江南改写 1

人殇，肠断，白蘋洲。斜晖，悠水，望江楼。江南，眺望，泪痕留。——题记

梳洗罢：黑色的夜刚从边缘开始溶解，她便从木床上坐了起来。在早已模糊的铜镜前落座，用一把木梳在青丝间游走，细柔的青丝从梳子的间隙滑落，轻轻依附在衣服上。将发髻盘好，插上一一直舍不得戴的簪子。继而，涂胭脂，点绛唇。对着镜子微笑，面前的铜镜里那个有着姣好面容，配上精致妆容的女人也对着她还以温柔的笑。掀起珠帘，提起裙摆。“噔噔噔”地跑上阁楼，陈旧的'木楼被压得呻吟出了声，为原本寂静的清晨添加了些许喧闹。

独倚望江楼：来到阁楼顶上，眺望着还笼在雾中的江潮，任凭潮湿的江风打在脸上，吹乱了额发。她倚着支柱，目光在来来往往的白舟上流连忘返，微波荡漾的江面折射了她的目光，闪闪发亮。

过尽千帆皆不是：小腿开始发酸，眼前的舟帆走走停停，船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。红霞满天，就在她快要绝望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从一艘刚刚抵达的船上下来，熟悉的轮廓，熟悉的背

影，如一把火，点燃了她心中的希冀，刚刚满脸兴奋地想要挥手，那人却正好转过头来。不是他。又如一盆冰凉的水，从头泼到脚。巨大的心理反差使得她异常安静。刚刚还灼热的目光被那盆水一齐泼熄，一艘艘白帆仍在碧波上荡漾，白帆的白晃得她眼睛有些发酸，失落跌到冰凉的地面上，无声无息。

斜晖脉脉水悠悠：红日虚悬在海平面上，落日独有的余晖缠绕在火烧云上作依依不舍之态，含情脉脉。阳光微弱，从遥远的远方传来，透过悠悠的江水，变淡，变涩。

肠断白蘋洲：白蘋，一种水中浮草，生长于白蘋洲。碧绿的颜色，随着江风的吹拂而游动，在原本平静的江面上画着一圈圈的涟漪。海鸟欢快地叫着，嘴上衔着不知从哪叼来的鱼；身后的大街上，一派繁荣，人们的喧闹声，小贩的吆喝声，混淆在一起，组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曲，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在心中蔓延开来，蔓延成记忆深处的一句话：

。

望江南改写 2

那年花开，曾经有人为她许下一个人月两圆的梦。奈何，夜夜梦醒微凉，人月两圆只是奢望罢了。坐在妆台前的她轻叹一声，终究是一生浮梦，不知佳期何时同。她回眸凝视那床榻，一副合书笔墨”花好月圆人长久“印入眼帘，手中的秋海棠悄然落地。花好月圆易，而人，如何才能得以长久呢？这日日用来簪发的秋海

棠，亦是他们共同植下，可如今，海棠依旧，人却形单影只。

她打起精神望向铜镜，看了眼夫君的书信，盛装打扮了起来。

晨光还很微弱，她与丈夫一起调制的“娥梨帐中香”随着红烛微弱的光缓缓而升，心中，多了一份期盼与甜蜜。

平日里她不喜奢华，皆是素衣淡容。今天却浓妆艳抹了番，浓黛似远山，凝脂如繁花。她一身玫瑰色轻纱衣裙摇曳于地，蜀锦的披风显得平日里甜美清秀的她更生一份明艳的华贵。“玉钗叙簪云鬟髻”。她静静抚着这妆台、凝脂。数年前，他或是与她相对而坐，他为她精心画就双眉，为她的发间埋下一枚枚珍珠；或是将她如漆长发散开，她不带一丝珠饰，静静伏在他膝上，看花开花谢，赏云起云飞。当他轻轻吻过她的脸颊，眼底尽是柔柔。她亦柔柔以对，只道一句“婉伸郎膝上，何处不可怜”。

披着晨露走出闺门，虽是从前那般莲步姗姗，心下却是急的，唯恐去的迟了而错过什么。抬起头来，她嘴角微微向上扬了几分，早春的天就要亮了吧。数年前的每一个清晨，她亦会早早起身，只着一件素纹衣衫，玫瑰色或米色，他是最喜欢的。女为悦己者容，这些年来，天将亮之时，她仍懒懒的，日上三竿才默默起身，随手绾起头发，只簪一个玫瑰簪子，这是他与她新婚之时，他亲手为她带上的。她抬头，只见柔风如丝，她已经很久未见过从前那日日有的美好清晨了。

她登上望江楼，倚窗伫立，远处点点白帆缓缓而过，可任凭

她苦苦眺望，却依旧不见她魂牵梦萦的夫君。一片片白矾由远及近，一位位游者渐渐归来，一双双佳人喜极而泣。她的眼眶里早已含了打转的泪水，可她又忙将眼前的蒙蒙拭去，随即盯着江面，若一不小心误过，那该如何是好。阳光直直打在头顶，她默默把玩着那枚璎珞，目光贪婪的望江面，渐渐，她有些心急，却只能等待……

她的目光，似乎到了远处的白萍州去，她与他曾在那里执手相看泪眼。他执起她的手，说他们要生世相依。他执起她的手，说待他归来，他们要在春天，对着满院海棠饮酒，在秋日一起酿甜美的“桂花酿”。她亦和上“我会在梨花满地的时候，跳惊鸿舞，冬日里，与你一起赏飞雪漫天……”可是，这一切都只是曾经罢了，自从数年前白苹洲一别，一切便成了浮梦。她忙别过头去，不再像那白平洲眺望。

已近黄昏之时了，她举起随身带着的一管长笛，迎风而立，一首《凤凰于飞》的曲子信手拈来。“凤凰于飞，和鸣铿锵”，是天下所有女子的梦想。于她，亦是如此。与江水悠悠难舍难分，夕阳将落未落，江水悠悠无语。“连江水夕阳都能含情脉脉望着对方，而我呢？”她不禁连连感叹。梦，又一次醒了，魂，又一次断了。片片白矾还渐渐进着，唯不见她那夫君之帆。广袖一挥，才发觉，早已是梨花一枝春带雨。无言，独下江楼，月已如钩。望寂寞梧桐，花期不在。古今多少相思泪。小轩窗，何日复梳妆？

她孤身一人，拖着疲惫的身子，比黄花还瘦的背影无人不怜。回到阁中，她信手写下”旧梦人依稀，往事却迷离。以情相悦待朝阳，以心相许盼月明。望叶叶小帆风波里，两心带相仪。凤凰于飞，翺翺其羽，奈何佳人不归。”随后，独自一人向月色朦胧中走去，她或是想去藕花深处，一醉解千愁……

望江南改写 3

每一次孤帆驶来，她一次又一次期盼。每一次孤帆驶去，她一次又一次彷徨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直到肝肠寸断，痛策心扉。

——题记

端坐在梳妆台前，她执起一把木梳，细细梳着如瀑的青丝。铜镜里，倒映出女子一张姣好的面容，平日略显憔悴的眸子，此刻也因隐隐的兴奋而平添了几分神采。想到前几日收到郎君的书信说今日要回来，她便不由弯了弯了嘴角，溢出了一抹温柔的笑。轻轻地将青丝挽成云鬓，她小心地打开郎君送给她的脂粉盒，细细地将脂粉抹上，拿出眉笔慢慢地画眉。正所谓“女为悦己者容”，今日就要见到郎君了，她一定要用最美的面容去迎接他。

她独自一人来到瞭望江楼上，倚着栏杆向远方眺望，分不清水和天空的颜色，依稀可见远方星点大小的白色船帆。江水缓缓而过，船帆片片驶来。她却始终不见郎君的归帆，弯弯的柳叶眉间笼上了点点失落和淡淡的惆怅。她依然等待着……夕阳的斜晖在一点点抽回，点点昏黄的微光深情地注视着江面，含情脉脉，

不舍而又依恋，竟不忍离去。悠悠绵长的江水默默无语，缓缓流去。

最后一抹斜晖将最后一缕期望残忍地带走了。起风了，带来了彻骨的寒意，席卷了她的整个身心，浓浓的失意弥漫了她的眸子。但她仍旧望着远方，呆呆望着那江面。

殊不知，梦已碎，魂已消。只剩厚重的浓愁，挤满了整个楼阁。千帆已过，为何不见君身影？思君之切，盼君之急。三千行泪，沾湿衣襟。瘦弱的身影在秋风中憔悴，愁肠寸断在白蘋州。

望江南改写 4

“山无棱，天地合，才敢与君绝”的誓言化作声声鸟啼传入耳中。又是一个清晨，他走了已经五个月零三天了，天天想着，盼着。即时一次次失望。但这女子仍感激上苍，让他有这个可想，可盼的人，否则生命就会像一口智井，了无生趣。

拿起玉梳将屡屡青丝挽起，别号金簪，玉钗，戴好耳坠，精心的将这一切都准备就绪后，离开闺房，走向楼头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所有过往的.船只，如果他回来了便可一眼看出。

独自倚在柱子上，痴痴等待，每有一个一只船只从天边驶是来时，女子都睁大眼睛，身体微微前倾，想看看是不是爱人的船。但他的船只有在梦里出现。

夕阳西下，她的孤独被无限放大。鸳鸯本该成双对，但她形单影只，无人做伴。她想的，盼的那个人何时才会出现在天边。

望望那长满白蘋的地方，他们在此相识，相知，相许，相别。他曾说过：君当如磐石，且当如蒲草，蒲草韧如丝，磐石无转移。想到这儿，女子早已肝肠寸断，泣不成声。此时，蒲草依旧如丝，而磐石是不是无转移呢？但愿那男子能在日归来，有情之人比翼双飞。

望江南改写 5

她满怀欣喜，倚立望江楼。早晨朦胧的光，浅洒在她的脸上。妆容有多精致，心中就有多期待。

回忆过往，自笑终身有靠。

望江楼中有很多人——稚童、老人、茶客、书生、文人骚客。然而，又有几个如她一般？

一叶一叶的画舫灯船毫不留恋从她面前过去，只徒留一尾水纹。她不肯放弃，一直站在那里，用饱含千言万语的目光紧盯远处江边边际。有谁信，若是哪片舟上有她的'心上人，她定是可一眼瞧出。

可从晨光熹微等到落日余晖，日复一日的只是带着失望回家。

哭一整晚。再整理好心情，描眉、贴画、敷粉、抿红，再登上楼——一整天幸福的煎熬。

她等，可时光不等。匆匆的过去，她甚至忘了，她天天期盼归来的人的音容笑貌。几年的失望，累积在心头，将她打击的不成样子。

孤帆悠悠，将她的心绪带到远方。堤上千丝万缕的柳绕在她的心上，活生生的勒成齑粉。可是，多绝情。哪怕等到，肝肠寸断，也等不来那个人的一句：“回来了。”

她曾多少次梦到，她对着那个人的背影喊：“我这颗心，是多不够糟蹋的才会交给你！”可在梦里，他都没有回头。

她还是等，只是没有了蜜一般的温和甜润的目光来笼罩整个江面，只是没有了执念。只是麻木的站在楼边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

江水带走一片一片的舟，也带走了当年那个如花似玉的好姑娘，和一颗以为会永远炽热的感情。

望江南改写 6

昨日的泪珠已重新敲打着心未眠的面容，久了，盼望已久的归影却未曾见到。听！那清晨的清脆的鸟鸣声怎么也遮不住的'忧伤。

早晨起来，面对镜子，画眉、贴黄、抹脂、染唇、梳妆打扮后，又重新走上那座孤楼，脚步却显得那么沉重，甚至不能控制步伐，独倚在栏栅边，头紧靠厅柱，仰望天空，那一望无际的没有结果的期待。

望江楼里，嘈杂的声音；孤楼外，平静的湖面。望着远方，内在的矛盾与焦急，想见却又心不由己。此楼里，哪一样不是那么了解，每一位路人都似曾相识却又离陌不可及。远方的天边，泛起涟漪的湖面上偶尔飘来几艘小舟，她都会望眼欲穿，但是看

不见心上人的船儿时，她只会心力交瘁，泛起珠珠泪滴，然后转过身，擦干泪，继续等待，偶尔走走坐坐，但更多的是不希望自己结束这段情缘！更不愿使早开的花儿早凋谢，愿意始终守护，只要心中的希望未灭，时间的洗礼只会让这颗淳朴的心为爱越来越坚持！

划过了黎明，接近了黄昏，湖水随着天空的变化而变化，最终只剩下半轮落日的倒影，归人未见，失望涌上心头，肠断化为思念，长情驻为等待，最终成为“欲语泪先流”的情景。

用尽半生为了爱痴情，用尽心，爱不分昼夜也愿相守一生，为爱留言的拖延，尽是舍不得爱的华年。

望江南改写 7

天空中，只有几颗星子。已是月深人静的时候，院子里却有个绰约的影子，在徘徊着。她拿着那封信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却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一滴又一滴。那泪水里，是思念是激动，是欣慰。她的丈夫要回来了！在外做官多年，成亲不久，就走了。她想着想着，想到了从前……

他们本是青梅竹马，小时候，两家大人便定下了亲事。犹记得小时，他教她习字，给她做竹蜻蜓，带她放风筝，历历在目。

后来，她终于嫁给了他，他却外出做官了。

多年不见，你的面容是否已经苍老；你的头发是否已经斑白；你的眼神中是否已不再充盈着书生意气。

她正想得入神，一声清脆的鸡鸣却打断了她的思绪。她急切地开始洗漱。

洗过了脸，在月色下苍白的脸总算有了颜色，但还是有些扎眼。她又拿出一盒珍珠粉，轻轻扑在脸上；轻描眉，眉色如远黛；一点绛唇，如四月的樱花。轻赋胭脂，脸上便升起了红霞。拿起木梳，划过青丝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几丝扎眼的白。她皱起眉头，想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翼翼地把白发藏了起来。她突然发现，自己已经老了。定了定神，她拿出了他当初送给她的那只木簪，缀到云鬓中。换上浅蓝色流苏裙，腰间透出嫩黄色纱丝，白蓝相间丝织抹胸，外罩一件微透明的紫色纱衣，腰际缠白中透出些黄绿的绸带，脚踩一双蓝色精致绣花鞋，娉娉婷婷，美目盼兮，脸上仿佛蒙上了一层月光，柔和而又皎洁，可谓“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”。

终于梳洗好了，她提着裙子，走向了望江楼，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，但她的心却在微微颤抖。

靠在凭栏边，望着那远处的朝霞，万丈金光中仿佛浮现了丈夫的影子。她凭栏伫立，脸上浮起了微笑，好像又陷入了甜蜜的回忆中。

不多时，江上就飘来了几片白帆，晃晃悠悠，映在她的眼底，“会不会有一片白帆就是丈夫的呢”，她在心底兴奋的想着，一会儿后，小小的船帆在波光辉映中出现在了河面远处。她直立起身，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<https://d.book118.com/687001103016006061>